易象管窺

易象管窺卷之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山在地下貶抑其尊也內止退而不進外順讓而不爭所以為謙九三成卦之主天下之事非陽剛之才不成然剛健之人往往驕盈自滿為氣所使所以鮮克有終君子純以德性用事常見自家不是實能虛己受人所以有終終即亨

處謙者傲之反允恭溫恭便是堯舜傲便是象與丹朱人之大病只一傲字終身受用只一謙字故謙卦六爻皆吉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體至高其道下通于地則陽得陰而成大生之化无不發越而章顯坤彖所謂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是也地卑而上行順以承天也坤彖

所謂合德无疆者是也此言天地之謙亨也虧盈變流害福惡好又以造化人事見謙之爲利而人所以當謙也三居下卦之上爲尊居上卦之下爲卑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尊而光也克諧祗載玄德重華卑而不可踰也此專以九三爻言君子有終之義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平即佛家平等心凡人心有不平則所施便有過當處謙者不使過于盈求得其平之謂也多寡裒益在自心上理會裒與捂同捂去其自滿

的念頭克滿其謙虛的念頭物情所稱雖有不齊我之心只是一個謙以施之孔子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是也我無拂于物便是謙人无怨于我便是謙之亨處謙者絜矩之大道非專以貶損一身言故行師侵伐者亦不失爲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以柔居下謙而又謙之象牧者馴獸之名人之驕心客氣最難降伏須時時如執玉捧盈臨深

履薄纔能平心和氣而无往不謙若牧羊者馴焉擾焉久而與之相忘焉不加箠策而自无抵觸之患矣涉大川喻可以免患難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威儀舉動象恭爲易言爲心聲稍有客氣則心躁者氣必戾言語必不能謙和二柔順得中故啓口容聲自然和順如鳥鳴之應時中節不假矯飾故曰鳴謙由衷而發故曰中心得也根心之言自无不正吉可知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卦惟一陽剛而得正上下倚賴勞而有功猶安處下體自視歉然故有勞謙之象爲國樹勛是爲虔始有勞不伐是爲厚終此萬民之所以咸服也不但服其勞服其勞而能謙耳非大禹之不矜不伐周公之孫碩膚惡足以當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楊誠齋曰爻之利有利于承上有利于乘下四近六五居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傲者違承上之則下乘勛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違承下之則故无不利撝謙撝施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爲君位勢易盈滿六以柔居之虛而能謙故有不富之象隣指本體四上言君臣同德謙虛相應故有以其隣之象侵伐威武之事若與謙相反然此非謙不利也蓋謙恭之君下有强梗不服者則聲罪致討直固在我而柔能制剛亦自能潛驅默奪之如舜之格苗文之服密是巳侵伐且利况其他乎故又曰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

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此鳴謙與二不同蓋居謙之極謙而猶以爲不足故曰志未得如益賛于禹滿損謙益之意如是而邑國猶有不服者然後可用六五之命行師以征之則理直師壯何不利之有先儒皆謂此爻質柔无位但可以征巳之邑國夫天子有征无戰安有无位者而可用師以征哉

䷏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以卦德則內順外動以卦象則雷出

地上發揚利暢是和樂之意也九四一陽侯象也五陰師象也坤爲震侯之國震爲坤衆之帥君國動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故豫之義利建侯行師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萬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四以剛居有爲之地志在得行五陰從之則志行而无滯因衆心之附以有爲故曰順而動因

言天地聖人順動之効以見豫義甚大而非順
動則不可以言豫非豫則不可以建侯行師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
德卽上帝祖考之德蓋樂必有詩如周頌清廟
維天思文等篇皆所以尊崇上帝后稷文王之
德者殷荐謂舉盛禮而卽以所作之樂薦之也
配以祖者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考者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帝也雷以鼓萬物之化而宣天地
之和樂以贊神人之化而宣人心之和一而已

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四爲豫主而初與之應陰柔小人阿附强援縱
志窮慾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以自鳴得志故
有鳴豫之象楊誠齋曰挾口才以濟狡志利其
身亦凶其身凶其身亦凶其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
正也
介堅剛不動之貌事必有幾君子見其幾卽定
其守日乾夕惕畧無間斷如石之屹然不動非

日終放倒明日又豎起者故曰不終日如云見幾不待終日亦不爲速矣故繫詞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貞卽賛上介石之操吉卽所謂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萬夫之望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仰視九四而豫以趨附爲樂者以其居剛故能覺而悔然不能早見其幾既盱而後悔雖深戒于將來既往不可復追矣一失其守終身莫贖能無尤悔乎此二之見幾爲可貴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爲卦主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蓋以一剛而得衆柔之應則其志大行所以能致豫耳然以陽剛之臣居柔主之側危疑易生之地必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勿爲上下之所疑乃可以得衆此信友獲君之道也朋衆柔也盍合也簪笄也所以聚髪也一剛貫衆柔之中衆柔合而附之象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

中未亡也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易于沉溺況天下事權皆

已入九四之手衆心不附主勢孤立亦危矣哉

必戰競畏惕以正自守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

久不死所謂生于憂患者也孟子曰人之有德

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其此爻之謂乎權勢雖

移名位未改東周末季可鑒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陰柔居豫極昏迷于逸樂之象以其動體故事

雖成而有變變則能補過而无咎矣何可長見

當速變也聖人于初卽斷之以凶遏其惡也于三則惜其悔之晚警其情也于上則與之以无咎開其善也其惓惓欲人改過之心如此四爲豫主而豫有三義象言和豫爻言逸豫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其豫備之義乎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乾之九三下而爲震初九坤之初六上而爲兌上六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剛來而下柔陽動而陰說則媾精化生之妙寓焉所以大

亨然動與說又利于中正則亨通而无咎初上俱无係應則其動也无心其說也无情而得貞之道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辭利在貞彖時重在時蓋天下之所隨者時正而非時天下未必傾心如湯武革命應人也剛來下柔也天下信其志在救民動而說也然二聖之舉動不敢違時以元聖而五就十三載而觀政時可動則動也故南巢放而太白懸而

民無越志隨時也此隨之義時爲大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春夏用事月令仲秋雷始收聲說卦兌爲正秋震初爻即復之初爻也復大象云雷在地中今澤中有雷乃秋冬之交將由澤而入于地也晦韜晦之晦非晝夜之義入宴息即禪家入定之意君子靜亦定動亦定息者其常也然下手工夫必先自收斂韜晦之念漸入于止息故曰嚮晦入宴息雷由澤而入地君子由晦而入定皆隨時也息者生之根定者動之根動本于定

則无不貞不時而天下隨之矣孟子曰日夜所息自放心後言故有平旦幾希非所以論君子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陽爲動主故曰官二陰同體四非正應然陽能有爲不宜從陰當有權變之術二三兩陰爻門之象也不係于陰而出與九四合德則陽剛有助能有成功貞而吉也不然震方初動即爲陰揜不失其陽剛之性乎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小子五丈夫以柔隨人曰係初雖同體震主然二五爲正應有利見之期若固執係初則失得君行義之道而不能兼與矣欲其隨時以赴功名之會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近係四而舍初其象與二相反四陽當任三以陰隨之有求必得然四非正應而三又躁動之地恐有邪媚之嫌故以居貞爲戒得其正則

雖舍內比外而非所以爲私失其正則雖憑寵藉權而適所以爲辱所貴乎立志之端而已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无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大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四剛近五而得衆志之隨則爲陵爲偪危道也雖正亦凶而以陽居柔位健順相成故能誠乎于五事正合道以明哲保其身則有功而无咎伊周是也丘氏曰隨九四皆大臣也有得猶有獲也然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行故其戒在

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五君位本天下之所隨下與六二雖爲正應但處說體易于傾信不無繫戀之私非嘉耦也四以剛居柔不惟有通變之才而又得從王之義是乃臣道之可嘉者孚于四則初之交于四者亦以類相隨矣不自用而用人不說于同情而說于同德明良合而天下隨吉孰大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

之上窮也

居于卦外文王偏處岐山之象文王以道事紂弗爲詭隨故勢窮而有羑里之因然上處卦終勢之窮也和順說極道自亨也故釋囚專征事服麋切當如燬之日繫孔邇之思文王之所以維持王室者乃從拘係中來紂固係之文王實維之不隨以迹而隨以心隨道之極也卒之周祜攸篤西山用亨亦孰非基于此哉彖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殆謂此也薛畏齋謂乃維者先拘而後維至以紂命文王爲西伯事當之又云隨

道之極紂之所說則與當時釋囚之事不合且紂之用情與文王心事氷炭不相入道豈紂所說哉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者事之壞也山下有風則草木揺落蠱之象也下卑巽而不進上苟止而無動蠱之義也元大也善也亨變通也亂爲治源壞爲飭本天道固是循環在人事須大善以變通之蠱乃可治涉大川者喻其勇往求濟不可退縮也甲者十

干之首草木芽萌于莩中者曰甲解彖云甲拆國家法制典章曰令甲言法令首草也治蠱者必革故鼎新故取甲爲義然待其旣蠱而治則爲力難故用先甲制于未亂也苟且振飭則反滋弊故用後甲謹始慮終也三日者取三才之義也萬事萬化取裁于天地人之道可萬世無弊矣又云甲數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丁也辛屬金壬癸屬水金取其斷水取其濯言祛蠱者當用剛以濯其垢弊也甲乙屬木丙丁屬火自甲而乙則枝葉茂

盛木能生火取其明也言興治者當如木之叢起而光明也此所謂大變通而涉川之勇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元亨卦兼天人言彖專言人事故復以天道終之十干循環終則有始自是天行常數在人事則必治而更創乃有其始見當奮涉川之勇也
象曰下山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者革其舊染而振起其怠惰也育者秉作新

之後而涵養薰陶以培植其德行也撓萬物者
莫疾乎風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取象
焉夫蠱之時百廢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施爲
氣象可見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
蠱意承考也

枝葉附幹以立故人能立事謂之幹蠱者前人
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柔居初是幼
穉之子當幹蠱之任才力既弱志氣未定故以
厲勉之必憂勤惕厲乃可繼志述事終能成立

稱有子而不貽羞厥考耳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諸爻皆云父蠱而二稱母蠱者九二在內卦之中讒邪禍亂伏於宮中者最難治然男事乎外女事乎內必內外咸治乃爲家道之成則母蠱亦不可不振飭者但女性陰柔偏拗子之事母當和柔巽順不可任其剛正矯拂以傷恩也如呂武之變若非平勃狄梁公諸人沉其幾因其勢而幹旋之其何能濟如巫蠱之禍激之反生變矣故曰不可貞貞者事之幹如何可廢但將

有不可貞則以不可貞爲中故曰巽以行權二居巽體之中故戒之先儒以母爲六五則五幹父蠱謂誰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剛居剛行事未免過當則其心必有不自安者然克幹其事以蓋前愆則大體已得其咎亦不過意氣之間少齟齬耳王氏曰以此爲臣是諍君之臣以此爲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于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善

故終无大咎君惲其小悔不爲之所以致不可救藥則其咎大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强以立事爲幹怠以委事爲裕四以陰居陰又在艮體之下有優柔不斷之意但知不改父道爲孝而不知克蓋前愆者之爲大孝也聖人戒之曰執此以往則貽厥考羞不可謂有子矣吝莫大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居尊位以柔中之質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

剛陽之臣也大抵創始開基之事非剛明之才不能繼世之君雖或質偏于柔而在下之賢輔之以剛中之德則剛柔相濟亦能起弊維新而克光前業耳用譽者用九二之民譽也承德者二以剛中濟五之柔中也其太甲之伊尹成王之姬旦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居卦外无位之地此臣子仰承君父之德業无蠱可幹而優游畎畝安分守巳不墮其聲問

者也故有不事王侯之象高尚其事者如取予不苟然諾必重步趨必謹蓋逸民隱君子之流也夫人情无事則多外慕有藉則易驕盈彼既不攖情于榮寵又能抗志節于孤高此其志爵然不滓雖无幹蠱之事而有清修之令譽者也不可爲則耶李隆山曰君子當蠱之時方其事之興也盡力以幹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其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不事王侯之上九即六五信任之九二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偪于物也二陽浸長以偪于陰故爲臨元大也大者陽也雖偪近于陰然復至于臨陽氣日盛故有元亨之漸而下說上順二剛中而五柔應之恐有牽係之私故利貞八月謂一陽生在子爲復至二陰生在未爲遯以陰陽之消長言不必拘夏正周正之說呂涇野云臨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何曰此聖人扶陽意也于其去以月言遲之也于其來以日言速之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復進于臨陽氣日盛勢必至乾而臨之卦體卦德又相應故聖人即以四德繫之而曰天之道也二陰之去未幾八月之期易至故曰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大象論居上臨下之道與彖爻不同臨下以寬爲本容保者寬也夫子論庶富而終之以教保屬養正而非教則无以終其養也然教而曰思无窮者即放勲命契倦倦無巳之意必教能復

民之性而後澤之入人者深容保之大應地无疆矣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卦彖取二陽浸長臨逼于陰爲義爻取四陰在上臨下二陽爲義自上凭下謂之臨咸同也四陰同臨二陽小人衆而君子寡勢亦危矣況初陽甚微上與四應須堅志行正以自守乃爲吉道其占危辭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陽剛中正又得初陽之助而五以柔順應之故吉无不利然二陽方進四陰臨之在上所行雖利猶未能消陰邪之黨而使之順也故曰未順命所以足爻辭未盡之意即彖傳消不久之旨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柔不中正下臨浸長之剛勢將逼已兌口柔說以甘言媚之然剛正非柔媚可說雖甘亦无所利惟憂剛不可禦變其媚態而順以從之无

咎此聖人折小人以扶君子也或曰小人甘言以啖正人无所利于君子故君子憂之則不爲所籠絡而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誠懇之義陰得陽剛則能有成四以陰柔居大臣之位與初正應必誠切懇到以臨之乃得其輔而無負乘之羞耳故曰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五

以柔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臣能虛心委聽用二之中爲巳之中以行之則聰明日擴德業日新是謂知臨而宜此大君之位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敦厚也上地之最厚處故象敦臨乃老成碩德處賓師之位者也陽德方亨上以忠厚長者之道扶持培植之以固國家之元氣所係豈淺鮮哉志在内即泰卦内君子之意指初二兩陽言

易象管窺卷之四 終

易象管窺卷之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表示也瞻仰也二剛在上四陰仰而觀之故名觀盥將祭而潔手聖人之心齋戒寅清常如承祭之時不待薦而後盥故云盥而不薦薦進祭物以獻神也此但以形容恭已无爲之象耳非重盥而輕薦也先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

誠意已散豈仁人孝子奉祀之誠乎孚謂四陰
孚之也仰首而觀曰顒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陽也二陽在上也順巽四陰在下也中正以
觀九五也中正以爲觀盥而不薦之象也下觀
而化卽順而巽也孔子曰予欲无言便是神道
設教處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徧物巡歷周覽之象四方風氣不同民之習俗因異故省方以觀之而後教可設也蓋盥而不薦此聖人之神道觀之體也其間亦不能无作用處然本于順而巽則非所以强民者矣故天下服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爲民象童顓蒙之義童觀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故曰小人道也君子當以行道爲事若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顙蒙無見曰童乘隙而睨曰闚二雖應五而以陰居陰恐其傾邪狹小不能正視故象爲闚觀利女貞者蓋女子未有行視不踰壼閾闚觀非正也況丈夫乎如伺隙讒賢投間惑主眞妾婦耳烈女貞婦不願爲之班醜莫大焉傳岩肖象渭水神交丈夫出處天作之合奚待闚觀耶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生生平之生九五大觀在上四陰皆以尚賓爲事而初童二弱惟三以柔居剛爲躁動之地恐

輕于進故欲觀平生之所則君自治者何如以為行止可進則進不可則退庶无失道耳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五以陽剛中正神道設教光華徧于國中六四大臣切近其光者也當此之時大觀在上下觀而化人懐利見之思而引進以升之天子之廷者大臣責也故曰利用賓于王賓自賢人言則為嘉賓自進賢者言則為賓興故曰尚賓也若六四則九五巳賓禮之矣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去聲卽彖大觀在上也民者君所有故云我生君子以德言卽彖中正以觀天下也无咎以效言卽彖下觀而化天下服也盡人性所以盡己性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去聲其指九五民者君所有故五曰我生上曰其生蓋以剛陽居卦極處賓師之位負達尊之望亦當以身之舉動樹表儀于天下者也何敢以無官守言責而遂安其志乎故曰志未平也

觀有二義自上而言則爲觀示自下而言則爲觀感故六爻之中下四陰皆發觀感之義上二陽皆發觀示之義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天下之事有間則不得通食有梗噬以嗑之治有梗刑以決之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卦取用刑爲義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先之以電之明而雷從之也此指六五柔中之德言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外剛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剛頤中物也震剛離柔分而未合震動離明威照並用雷電之合也雷電合則氣无壅閼而物情章威明合則治无偏曲而民情章此噬嗑而亨也九四爻辭所謂得金矢者本諸此然獄權在君五陽位以陰居之位雖不當而剛以柔濟則得情勿喜不恃以剛明爲治獄之能者也此以明利用獄之意九五爻辭所謂得黃金者本諸此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罰者輕重上下之條例法者一定不移之典章聖人道民德爲本而法爲輔法不正民不知畏罰不明法不可正故明罰所以勑法也豐之致刑以用法時言噬嗑之明罰以立法時言審是則取諸離足矣何以震爲蓋聖人欽恤恐懼之心立之時猶用之時也本義云雷電當作電雷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校足械趾足指滅趾校蔽其脛趾也初乃血氣方剛之人繫辭所謂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者也

噬嗑之初獄尚未成逮捕罪人械其足以待訊則其惡不能復逞故曰不行如此則上之人不爲縱惡容奸矣故曰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此以上四爻皆以噬言主治獄者膚皮也又云是腹下柔肉噬者必自外入內故曰噬膚鼻者人生之始爲因求生而至于滅鼻則無生理矣二乘初剛乃鞫訊成招之始必深究詳詰乃得其情故其象如此寧有誤出誤入之咎乎此成獄之張本三四五之根據也

六三噬肉腊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全體而乾堅韌之物也噬膚之時罪狀已具三特覆審以待四之成獄耳但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弱齒而噬堅過于拷鞫初剛很戾不服故有噬腊遇毒之象所以小有羞吝然詰姦懲暴自是正法彼雖兇頑終當自服何咎之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肉之帶骨者曰胏至堅而難噬者也大抵罪犯重大者必剛狠強梗之徒況當成獄之際其逞

奸極辨尤甚故有噬乾胏之象此非剛直之才不能斷金取堅剛矢取迅直九四之所本有者然或任其剛直則或不能盡哀矜勿喜之心其道猶未光也故必以艱難爲正而不以獄之巳治爲巳能乃爲吉道吉者上不濫而下不寃也以一卦言則四爲間以六爻言則四任除間之責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乾肉胏之去骨者四獻獄而聽斷于五五受其

成而斷之不必訊鞫故有噬乾肉之象蓋噬而
嗑矣黄中色金剛斷謂以中斷獄也貞者慮其
未當于法厲者憫其不可復生此斷時之心即
叅之三公三宥而制之意彖以五之柔爲主故
利用之權獨歸之五爻以四之剛爲主故艱貞
之吉獨歸之四蓋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
柔噬者人主好生之德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何負也如今之長枷犯死刑者則負之以其高
過于耳故曰滅耳夫人之爲惡豈无以善言開

導禁戒之者惟聽之不聽怙終不悛所以至于滅耳也此爻與初爻相關初之不仁不義即上之罪大惡極屨校以其始之就訊而言何校以其終之受刑而言只一人也蓋卦以噬嗑爲象獄以利用爲義故中四爻噬以漸深獄以漸成至于六五成柔中之斷上九罹滅耳之凶則彖辭所謂噬嗑而亨矣爻中咎吝凶宜皆主治獄者言蓋殺不辜失不經固上之咎吝即罪當獄成亦豈上之所忍哉

金一所曰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

辨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恤之于終不若化之于始故此六五之无咎終不如訟九五之元亨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以此濟彼之謂天下之事惟陽剛足以有爲然太剛則折坤之上六來居乾中爲離則柔以文剛健順相成而剛不至于折故亨然陽實陰虛往而不返則虛文日勝而乾之九二分

居坤上以成艮則文明以止而得彬彬之道矣故小利有攸往小陰也言利陽之往而止則文不更進也蓋人情自質而趨文也易由文而返質也難聖人畫卦內文明而外艮止意深遠矣

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文也上疑有脫文草廬吳氏增益剛柔交錯四字蓋一剛一柔進退交錯乃天象自然之文

不待劑約惟人情易徇而靡定故聖人旣以柔文剛而成飾又以剛上文柔而止之則文質得中乃可以化成天下耳然世道污隆毋因天地之氣運以爲轉移而氣運轉移占象緯之變遷而可得故察時變者卽所以爲化成之準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賁者飾也文飾非聖人意故庶政之明亦不過剛舉目張明其所當明者而已非粉飾之具也況制刑原非聖人之得已折獄尤聖人所不忍而又加之以賁飾是文致之奸也故曰无敢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剛明居下持義甚堅不敢失足于權門如子羽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宰室之類是以義飾其足者也故四爲正應雖有婚媾之求而以陰柔疑畏義不乘其車寧爲匹夫徒步耳輿而不受曰舍猶云義不食嗟來之粟若止云不乘非分之車亦士之常何足異哉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此成卦之主也章美內含有黼黻皇猷之具然上无正應必待有能就聘者然後與之興治故

曰賁其須須待也即論語求爲可知儒行席珍待聘之意非附三而動須附于頤之謂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與二四間處二柔文一剛賁之盛者也但一陽陷二陰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濡者溺也然離體剛明當自永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爲陰柔所侵犯以至于頹靡則二陰爲我潤澤之濡矣故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柔順居艮下乃大臣之潔白者故其象皤如馬剛物指初九言以二相賁趨于質素故曰白馬本與四正應但四以陰柔當位不能無疑故舍車而徒急于趨避如馬行本健又加之羽翰者然四不以寇視初而以婚媾相求則終相合而无相尤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五君位本義云有丘園之象似未妥或謂五賁

上六則彖曰剛上文柔是五爲上所賁者如伊尹樂道耕莘傅說胥靡版築白賁之光實有輝暎于商邦者幣聘三加像形圖訪則奚止于戔戔之束帛哉卦體文明以止故取敦艮尚實之意耳此其儀文雖薄然契合眞儒挽回末俗之機實在于是故曰有喜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无色而云賁者以无飾爲飾也上居賁之極志欲救文之窮必將繁文縟禮一切掃去只從本色上做然後能返其陵替以歸于淳朴此賁

道之所以无咎而其志得耳彖所謂文明以止人文也者如此六五所以賁于丘園而有喜者如此夫離以飾爲義而曰舍曰須曰貞皆取檢束收斂意艮以止爲義故曰皤曰吝曰白皆本黜浮崇雅意聖人先質後文之心也

坤下
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剥割也落也自姤至觀雖皆陰進之卦猶未剥及五也五君位君心未剥則轉移有機故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陽道猶有可行至

此則併君心剥之矣再往則碩果食矣卦内坤外艮言陰宜止不宜進陽當順乎下而止之不可激激則生亂而兩無所利矣故不利有攸往者交儆君子小人之辭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盈虛治剥之權蓋成功者退將來者進乃天行自然之數不假安排調劑處世則不可無權故君子觀坤下艮上之象而得順止之義紓徐容與使小人不能恣逞以陰培我正人之氣

消陰之盈正以息陽之虛此貫魚之寵所以培碩果之仁而碩果不食所以基七日之復也不然憤而力抗徒激變生亂糜爛其身則黨錮熙豐之禍可鑒矣當商之季廉來結黨紂惡貫盈蓋剝及君心天下事駸不可爲故文王三分有二率天下以服事殷正觀象以順止之也貫魚以宮人寵周公其深得文王之心矣乎

陳隆山曰夬彖曰剛決柔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剛明果斷其去小人也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

人陰賊險很其欲去君子也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論上下相倚之勢民生厚則邦本自固論君子小人之勢反側靖則正類益安彖之順止上之得輿此之謂也坤象曰厚德載物此曰厚下安宅必有坤之厚德則有剥之厚下故載物即以自載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牀之象剝足謂一陰始消一陽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蔑輕易也貞陽也是時陽氣方盛初即漸忽而侵削之剝膚之凶實基于此故大象言厚下此言滅下極著其害也大抵小人欲妨賢病國必先動搖其根本使君子不能安其身始可恣行而無忌故聖人垂戒即于初深切著明焉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幹與應也二柔順中正若與五有正應即可與爲善惟无與而在羣陰之中則黨陰蔑貞

而已未有者深惜之也初爲民二爲臣牀之所以得安者足與幹相附也兩見剥則足辨失所附而牀危國之所以得安者民與臣交倚也兩見蔑則臣民失所倚而國危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陽位又與上九爲應猶存不欲蔑貞之心不救陽亦不黨陰故陰邪之輩未免失其權心乃于正人實无怨无德者故剥之時庶幾无咎此聖人以遷善改過望中人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四爲身臥于牀者五爲心剝牀而上及于人之肌膚危其身將危其心故曰切近災初與二乃陰微陽盛之時故云蔑貞此則陰盛陽衰故直言凶而不言蔑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魚陰物宮人指下四陰言五爲衆陰之長后之象也柔而得中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以宮人寵使皆獲寵于上也如此則得王有常不惟君子之利亦小人之福故曰无不利蓋剝至于

五陽氣將盡非五以柔中之德順而承之其剝必盡故不更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以抑陰而存陽耳

丘氏曰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故九三曰畜臣妾剝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故六五曰以宮人寵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大也指一陽在上而言果含生意不食則有

復生之理坤爲輿五陰乘一陽有輿之象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故君子當順時而止厚下安宅爲民所載以自得其輿不然五陰駸駸欲剝極于上矣夫惟君子能覆蓋小人令小人欲剝君子君子亡則小人亦自失其覆故曰終不可用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天地間都是一個陽氣只有動靜消長其動而

長盛時喚做陽其靜而消耗時喚做陰即陽之陰也故曰反復其道夫當六陰錮蔽之時亨者自在況一陽初動正是元亨之候乎出入无疾一陽之始生而漸進无阻滯也朋來无咎指衆陽之進而言七日者其反復之定候自姤之初六一陰生于午至復之初九一陽生于子言日者猶詩一之日之義利有攸往即上无疾无咎之亨處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

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先言剛反又言剛長反自方復之初言長自既復之後言天地無心何以見之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便是心故程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審是則盈天地閒皆萬物六十四卦皆天地之心所寄何獨云復其見天地之心蓋自姤至坤六陰漸長萬物自成而毀人但見其毀而不見其生自臨至乾六陽漸長萬物叢生人但見其生之盛而不見其生之始故聖人以剝之上九變坤之初六而爲復見天地生物之心循環无

端終始無間之眞機也人心亦如是也蓋嘗論之天地之化有消長而心無剝復聖人之心有動靜而理无剝復君子日乾夕惕則防其剝以保其復者也常人旦晝牿亡平旦幾希則剝而後復者也故碩果不食天地之息幾也嚮晦宴息人心之息機也息者生之根靜者動之根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旦其見人之心孔子善發義文之蘊程子之論邵子之詩又善發孔子之蘊者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

彖言出入无咎象曰閉關息民動者天地生物之心靜者聖人裁成之道也然豳風一之日鑿冰冲冲非疏陰以導陽乎蓋閉關息民自來復之初言疏陰導陽自既復之後言如核中之仁方萌芽于地中豈可爬動俟其透出地上方可容栽培灌溉之功耳夜氣方萌牿之以旦晝所為則夜氣不足以存故凝保于始引伸于後此善養氣之功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

也

復之初爻卽全乾之體碩果中之仁也不遠卽彖所謂反復其道在天地爲往而來在人心爲靜而動乃天機之自然不待至于悔悟而然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原于此所以爲元吉爻以本體言故云不遠象以悔復言故曰修身缺而補葺之謂修顏子四勿之功是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退也柔順中正下比于初退以避陽使復者得信謂之休復吉卽坤彖所謂後順得常乃終

有慶之意易六十四卦未嘗言仁而此獨言是
知不遠復便是仁也故孔子曰仁遠乎哉卦惟
初爻是復上五陰皆將以漸而消者不可以復
義說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蹙也以陰居陽柔而躁動不能如二之休復
且居震體之極初陽上復心不自安而有頻蹙
自危之象然知危而懼不敢抗陽于義何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雖非中位而六以陰居之爲得其正又處羣

陰之中故曰中行以其下與初應而在順體獨順初陽之復者也故曰獨復不言吉因初爻而見也蓋復之所以爲復全在初爻五陰爻皆順陽之復者從道與下仁同意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陽道升沉權在人主五柔順得中于初陽有扶持培植之力焉故曰敦復陽長則陰得主而有常亦所以自成也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順而附之无所于迷故復爲一陽而五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而五以知臨爲

宜泰爲三陽而五以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
陽而五以喪羊于易无悔皆以下順陽剛而得
居上之體者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
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陰以陽爲君上居陰柔之極有疑于陽之意故
曰迷復曰反君道凶字貫下凶于而身則天災
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十
年不克征自復之初九而進爲臨爲泰爲大壯
爲夬爲乾又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凡十爻

上九猶爲碩果不食故云十年不克征也剥上九民所戴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爲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極表一陽之爲君扶抑之旨嚴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復者无妄之始无妄者復之終妄復于无妄也爲卦下震上乾動以天故无妄无妄者誠也誠者天之道也故四德與乾同然或心無私曲理直氣壯過于擔當則有時不可爲而爲與分不

得爲而爲之者皆非正也非正即是妄動而有過誤矣蓋不二不雜之謂誠有我之私固是妄任理之過亦是妄不利有攸往者言存主要定不可他移纔移即屬妄念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外卦雖有乾陽之體然存主不正則任氣過剛者有之惟初九一陽來復主宰于内則震動做惕無邪妄夾雜乾剛中正之行應于外而大亨

以正矣此天命无妄之本體也往字與來字相
反初九一往大往小來便成否卦天地閉塞一
事不可做一步不可行了故曰何之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與屬上雷行爲句與及也從也謂天下雷行
則雷聲之震動无物不及物之蟄者无不從雷
而驚起也雷無私震物无私與故以爲无妄之
象无妄是生人生物之理物舍无妄何以育然
非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之物又不能自育故
於穆不已者天命之時也純亦不已者聖人茂

對乎天時也此便是中和位育事業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爲乾體初爲動始是剛爲主于內而動以天者也至誠必動焉往而不吉哉或曰誠者盡其在我有意動物即是妄念象何以言得志曰舜之事瞽瞍孔之告定哀豈無感格之心哉但論誠與不誠耳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誠者非可襲取必眞積力久乃克滿富足二雖

柔順中正然震方動以天所積未富而與五正應或有係戀之情故須用心于內无一毫計功謀利之心則積而至于至誠而形著動變有不期然而然者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耕種穫斂菑墾畬熟不者先難後獲之意此聖人教人積誠工夫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之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何以有災此爻陰居陽位又居震動之極或恃心之無他而徑情躁進以取禍故以无妄

之災警之蓋天下之危機禍穽嘗有出于意料之外如行人牽牛以去而邑人反遭誣陷者此聖人爲天下之以誠而躁動者戒也亦彖云匪正有眚之意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本乾剛健體可以有爲以居近君之位則宜含章以從王而四爲陰柔之地亦有貞靜之義故曰可貞謂固守其无妄而不輕動也固有則有二積誠之學无咎則无三意外之災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

也

中正相應无妄之至而猶有病之者疾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如虞舜有三苗之逆而卒來七旬之格文王遇羑里之囚而卒膺斧鉞之賜久而自定所謂勿藥有喜也不然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亦彖匪正有眚之意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往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陽剛之極本爲无妄但居无位之地遭時之窮

如孔孟然如是而必欲行則有眚而无利彖所謂匪正者此也蓋非誠之不可以動物亦時之不可行吾誠耳此卦聖人以无妄勉人以妄動戒人故六爻皆无妄所貴者時耳初爲震主時來也故往吉上居无位失時也故有眚二未富之時則教以積誠三動極之時則儆以災害四可貞時貴含章也五勿藥時當靜俟也故曰對時育物

易象管窺卷之五 終